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七月庚午三省樞密院言通判沅州賀瑋奏請本州蠻漢雜居相犯則漢人獨被真刑而歸明人止從罰贖實於人情未便乞將沅州誠州蠻漢人相犯立定年限從法律斷罪下本路轉運提刑鈐轄司相度到

沅州歸明人除附近城寨處及與漢人雜居處若有相犯或自相侵合依律令勑外有渠陽寨歸明人并去城寨至遠蠻人依沅州一州勑除殭盜殺人放火誘畧人以上罪并其餘罪犯情理兇惡者送本州按治餘並令本縣寨斟酌罰贖仍改兇惡作深重字其去城寨至遠并渠陽寨歸明蠻人更候二三年取旨從之

辛未侍御史賈易言臣竊惟聖朝惠養下民其賜至厚凡事有不便於民者無不更張至其安利而後已伏見

諸路人户積年逋欠官物名件極多如貸糧種子牛錢保借興修水利錢斛之類一年既有數色累年計之名件極繁幸而小稔官司檢舉催索源源不絶罵詈馳廹若無所容隨其多少與之殘食方肯少寛期限其間力可輸官者抄寫年月所欠色件多少之差所費數倍重以過期追呼決責曾無一日休息之路況有卒歲安飽之望乎甚可傷也臣愚欲乞聖慈特降指揮令户部條析積欠名件取其三年以外者一切蠲除則田里無愁

嘆之聲而州縣大減追擾之弊矣貼黄催理積欠雖有分料帶納之法然累年名件實繁民力彫困償還未逮州縣廹於程限須行催索終是少能収納至如去年一概添錢折納所入絶少以此言之官方徒費行遣民下但增騷擾不若蠲除以寛疲瘵且使斯民蒙被聖澤無窮盡也（密疏六年七月十四日）

又言臣竊聞淛西州軍近以災傷奏乞斛斗賑貸朝廷惻嗟選差轉運副使岑象求運判楊瓌寶仍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貫俾救其患聖

恩深厚與天同大矣臣每接士大夫必咨訪災傷次第皆云浙西自去冬太湖積水不退今春多雨民田水潦既深有妨耕種五月以後方幸晴霽先擇高田中平處布種忽於六月初間大風駕起海漲壅障江湖水勢漲溢內蘇秀湖州泛入城中淹浸居民廬舍出於倉卒人意所不能測下户生計横遭漂蕩至有食生米發疾而死者甚衆不數日湖落水淺農畝漸可耕墾兼本州自亦依條發廩作粥飯救濟行將少蘇矣二浙佃民習為

驕虛以少為多其弊已久欲乞詔本路監司并州縣詳具灾傷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徐考其虛實而懲責其尤甚者上以寬兩宮焦勞之念下兼以塞小人欺弊之源暢然施實德於民無敢僥倖茍且希合矯誣之弊貼黄二浙比年財用空竭雖常平錢斛所存無幾今來方是秋初偶因風潮有此水患若不預行申敕竊恐部使者意懷覬望專以支散數多邀求賞擢何去歲月尤長何由周給果能盡其誠心為朝廷責實則所賜

錢斛或遂有餘因可以預備不虞其利甚大密疏六年七月十四日

殿中侍御史楊畏言密疏係七月十二日恐誤今附十四日後臣訪聞

兩浙水災惟蘇湖秀三州為甚外常杭二郡絶為輕小其三州之地亦有高下不等今傳言者或謂水災至大漂蕩浸溺無可種之田或謂高田無水下田水退自有可種之處其說紛紛不定而以謂本因風駕海水江湖壅遏加之雨多遂有漲涌之患風退水落此患自弭可以種作此說差多然此未敢必信也臣前日上殿恭聞

太皇太后陛下聖問憂勞惻怛首及此事臣因退加審察所聞如此臣竊謂情偽不明最為國之大患今一方水災而人言異同如此誠不可以不察臣謂宜下本路鈐轄轉運提刑及蘇湖等五州令各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詣實申奏不得相關稍涉謬妄即乞重行降黜兼勘會朝廷近日别遣使者支撥斛斗一百萬見錢度牒約計二十萬貫不為不多若見

今未種今秋無穫則何去乏食賑濟之期甚為長遠所差去官當相度事體措置若計置不前則惠不可及民有餓殍若用度可足而又挾勸誘之威則害及平民凡此皆繫官吏能否而一有失當其害非輕臣謂宜令賑濟官司凡措置稍大事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雖一面施行亦須使其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止庶幾上稱朝廷勤恤民隱之意

己卯左宣德郎吕大臨祕書省校對黄本書籍秦觀並為正字大臨大防弟也先是大防謁告劉摯謂傅堯俞蘇頌蘇轍曰明日與大臨了却正字差遣皆曰諾及退王巖叟獨移簡摯曰命出必有竊議者恐於朝廷於公及其人皆不為美事摯答曰敬服逾兩月卒與觀並命八月五日賈易云云六日觀罷新命劉摯日記云二十二日除目吕大臨秦觀並祕書省正字大臨左揆之弟有學行觀能文有氣節向亦遭嫉嫌攻以暧昧事除目下舍人初欲論觀事後遂已東臺亦過矣按摯所稱舍人及東臺當考姓名時范祖禹朱光庭為給事必光庭嘗有論列

詔曾肇中書舍人

除命勿行先是給事中范祖禹奏曾肇兄布在熈寧中與吕惠卿皆為王安石腹心造起新法變更祖宗舊政掃地而盡權勢薰灼其門如市肇因縁附㑹揚歴清要陛下嗣位兼収人才擢肇侍從御史王巖叟彈奏至十餘章朝廷終不聽前年黜責蔡確諫官吳安詩又言彭汝礪營救蔡確中外皆傳為肇所使梁燾劉安世亦累有論奏肇以此乞外任出知潁州肇在熈寧中立朝則如彼元祐以來入言又如此肇有詞學不後衆人使之

自立何患不達而前則附會安石後又陰助蔡確令除中書舍人乃肇舊職誠不為遷然士大夫藉藉皆以為不可臣恐公議不協煩言交興伏望聖慈更賜裁處令肇且處外任官所以安全之也　左諫議大夫鄭雍奏臣竊聞除曾肇中書舍人告命未下物論已喧案肇進不以正臺臣嘗具論奏臣不復縷陳請止以肇昨罷中書舍人時事言之當蔡確怨詛之時忠良共憤而肇陰贊大臣力為營救欺罔同列內藏邪謀尋為諫官交攻

肇自知其迹不安遂堅求引去當時雖不露其顯狀而諫章具存今復使還舊職必將有力於確黨况肇已在侍從不為不達但朝廷近職宜得端亮之人儻使陰邪漸據要津得無害政且確有無君之心義當棄絕而肇主謀營救則不忠於陛下矣陰同議論而獨不公言則不信於朋友矣使如此人得在要地則忠信道絕况將害政者乎伏望斷自宸衷特罷此除命以厭正論劉摯日記

祖禹駮肇除命八日降出十三日又降出祖禹蓋兩奏也　肇既罷權刑部侍郎彭

汝礪言臣竊聞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兼留守司公事曾肇近除中書舍人言者謂肇元祐四年與臣在後省同商量入蔡確文字臣曾具章疏肇即無論列臣獨坐罪去謂肇責友不當復用因攺肇命竊緣蔡確事從初與肇所見不同及確開析狀至除分司南京肇已移給事中是時惟臣當制肇自無因與此言者不見首尾遂以責友之罪加肇自初出徐州時及至還朝每有人以此問臣即一一具以實告且使肇初與臣同其後輙變

須臣言之人乃知之幽明不可欺初本無是事臣安得作是言臣初無言人乃欲以疑靡肇失矣肇學問有根本識慮通古今頃司誥命多所規正緣此不用人情所惜臣數以愚妄自干典憲猶蒙洗濯復在近侍安坐飽食一毫無補仰慚下怍靡所皇息今復以不肖下累賢能之士不用上使朝廷之賞罰失當臣罪將不勝誅矣惟朝廷加察焉臣聞之人主之治天下而能役使羣衆俾為正者知所勉為邪者知所懼凡以賞罰一失其當

則君子小人將各失其所其弊蓋有不可勝救者詩曰陟降厥士日監在兹言天之於人君其進退雖微必察也此不可不謹惟陛下曲留神明回照幽隱使在位者不以無故廢則是是非非明白善善惡惡審而民服矣或曰人方排肇肇命又已格徒與肇辨無益且有咎臣曰人蓋未嘗知之也須臣言而乃明也臣而安之是實肇惡於天下也君臣朋友於天下達道不獲於朋友亦無以事君矣臣知義而已從違禍福臣莫敢知惟陛下

宰察不報劉摯叙肇事云肇博學能文前年責蔡確中書舍人彭汝礪頗告人曰肇教我也始助我議欲繼奏今不奏是賣我言者取其説肇不辨求去汝礪去年名還肇又一年名而夕扉猶以為不可何也汝礪有韓范之助故也衆謂肇况深難保議者頗疑之不欲其來謂其陰狠異日為害必矣汝礪雖異論然淺戇易見不足慮摯今日畧於上前論之以謂二人賢否邪正皆未論但上書救蔡確者汝礪也謂肇教之者傳聞之言也汝

礪才一年即名肇二年乃還舊物反不可借使教之有迹猶當行遣一等況出於傳聞乎是非不明便行黜責恐無以服天下實繫朝政得失肇今當且罷然今後如此事須當先辨是非乃行賞罰庶使人無寃枉亦以塞朋黨傾陷之事諭曰極是極是肇不得於要人不一畧無助摯言者　監察御史安鼎言乞宗室小功以下親並不廻避遇有公事依申牒同職官條施行詔吏部立法以聞　賈易等疏論浙西災傷不實乞行考驗詔用

其說給事中范祖禹封還録黄曰臣謹按唐代宗大歴
中霖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縣境不損遣御史按實損
三千餘頃帝嘆息久之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
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為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
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卹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
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所貴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
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中南方
旱饑遣使賑卹將行帝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

其數唯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自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說上意耳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其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疑之朕適者不思卿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其救災惟恐惜費又恐不

及於事陸贄李絳賢相也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國家建都於汴實就漕挽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所食贍軍養民此乃國家之根本陛下一方之赤子方呼天赴訴開口待哺以延朝夕之命為之父母者忍惜力而不救乎夫奏灾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闊畧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監司州縣有凶年饑饉皆不得已

而上聞亦豈肯於無災之地賑不饑之民耗散倉廩坐失租稅取不辦之責哉今唯當寬其約束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安堵唯是給散無法枉費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幷措置乖方所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遥為處畫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掩臺諫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按劾未為晚也今所言伏乞更不施行從之舊錄於此書云侍御史賈易言浙西災荒朝廷選差轉運副使岑象求判官楊瓌寳賜米百萬

斛錢二十餘萬緡俾救其患州縣自亦依條賑濟所乞明詔本路具災荒分數賑貸次第以聞而殿中侍御史楊畏亦言兩浙水災乞下本路鈐轄轉運提刑司及蘇湖等五州令具逐州水災所及縣村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幾何並具詣實以聞及乞令賑濟司凡大事並申取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即許專行訖開奏從之易畏奏已全見十四日舊録於易等疏頗加刪潤恐失事實要以蘇軾自辨及范祖禹封還為據新録與舊録因仍無所改蓋考之不詳也

尚書省言江西湖南路按察司相度乞將郃永州州城并兩州管下諸縣鹽課利額並一概混同比較從之

辛巳尚書省言請轉運司應糴斛斗而闕本錢者報提

刑司撥借朝廷封樁錢據糴到隸提刑司拘管方得借次料轉運司依元價樁錢盡數對撥遇豐熟可以廣行計置提刑司以朝廷封樁錢支撥一半作料次與本路轉運司置場於沿流及要便處乘時收糴逐旋關提刑司封樁計會轉運司依條以新易舊若轉運司要用聽依元糴價先樁錢見據數兑撥其未樁撥價錢輙支用者論如擅支封樁錢物法從之又十一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

趙君錫言伏覩元祐編敕文諸常平錢斛州縣遇價賤

量添錢糴價貴量減錢糴仍申知提刑司又條諸州縣長吏及監糴官任內如能用心及時收糴據用過錢本等第酬獎臣竊惟元祐初年徽散斂常平錢斛之弊專用糴糶為常平法然自更制之後州縣官吏風靡寬緩政事苟且雖有上條止同虛文民間每遇豐稔不免為豪宗大姓乘時射利賤價收蓄一有水旱則物價騰踊流亡餓殍不可勝計而官司謹守多熟視詔條恬不奉行故自二聖臨御雖恤民深切蠲除賦斂尤多以理論

之當漸蘇息然比歲以來物力凋弊甚於熈寧元豐之間至人心復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豈非諸路錢貨在官者大抵數千萬貫率常壅滯不發舊法雖未盡善逐年猶有錢貨千百萬貫流布民間糴糶之法雖善而不行則民間錢貨無從而得所以艱難困匱反甚於前不足怪也況穀賤則貴糴穀貴則賤糶豐年不至傷農凶年不憂艱食公可以實倉廩私可以抑兼并安國裕民無以過此矧當今日錢重物輕之際行之尤切時宜

兼令夏雨澤霑足秋稼茂盛豐登氣象所被者遠是宜振舉成法預作措置契勘元條雖有賞格而恩澤輕微不足示勸亦無責罰指揮故當官之人得以因循怠惰今若丁寧督責及將元條修備庶幾可究其弊欲望聖慈指揮尚書户部下諸路提刑司令州縣先次計置倉廒令後每遇物斛収成日廣行収糴逐年終具糴本并支出糴到色額數目價例高下畫一申尚書户部點檢類聚聞奏仍關牒御史臺照會内有豐熟州縣當職官

不能用心收糴致穀賤傷農幷闕食之際無以備出糴濟助人户者並從本臺糾奏嚴施黜責施行仍乞下有司改修元條賞格務令優厚及添入糾奏黜責一節所貴勸沮兩立上下盡心如此則泉貨流通民力舒緩倉廩充實公私皆獲利濟可以代聖政敦本厚生富而後教之意貼黄元祐敕諸州縣長及監糴常平斛斗官任内如能用心及時收糴據所管錢十萬貫以上用過糴本四分七萬貫以上五分五萬貫以上六分三萬貫以

上七分與升一季名次以上加一分各與第五等酬獎又各加一分者與第四等酬獎第五等酬獎係升半年名次第四等酬獎係免試如此則所管錢叁萬貫以下幷用過糴本八分未有法及州縣不當與糴官一例酬獎須用減等之法可得允當伏乞指揮一就重行修定

天下八月八日可考

甲申御史中丞趙君錫侍御史賈易言乞旌擢左奉議郎通判建昌軍徐壽監司差遣詔壽通判荊南徐壽

三

省言太常博士趙㪚奏本朝親饗之禮自明道以來即大慶殿以為明堂蓋得聖人之意至於有司攝事之所乃尚寓於圜丘蓋自唐初失之竊見南郊齋宮有望祭殿其間屋地頗寬乞將來季秋大饗明堂有司攝事只就齋宮行禮從之　禮部言太常寺狀祀儀協律郎詣天地宗廟逐次登歌節奏舉麾其大中小祠並不與竊以樂工歌詞樂器之類行事官升降往來之節若協律官不與何由檢察并遇祀祭或同日數祭闕行事官並

申吏部差待次官充攝乞自今祠祭用樂處不係與享祀天地宗廟同日外其祠祭闕行事官即論協律郎充攝及因便審聽樂曲餘闕申吏部差官從之　尚書省請改塟親屬須新穴先備具改塟之因并所在申縣按實方聽改塟若身係品官或被塟者有子孫為品官而改塟照驗分明者不在此限從之　是日三省樞密院會都堂議西界分畫事初王巖叟以為智固勝如蘭州之形勢又膏腴地夏人所必爭而蘇轍自為中司即論

乞棄二堡及執政常執前意韓忠彥在可否之間通遠軍之定西城熨斗平堡通西寨榆木岔堡夏人皆欲就逐城打量二十里為界而轍與忠彥又以為當然熈河帥范育以為智固勝如二堡自用兵初得之至今兩巡檢未嘗廢而夏人妄以為邊臣緣議和旋修又朝廷從初文字但云通遠軍之定西城已北相照接連取直未嘗及熨斗平通西榆木岔而夏人乃欲并三堡直南北打界至遂將南逼通遠大路如其言則通遠一帶有難

保之勢知邊事者莫不以為然獨轍與忠彦直夏人語

既而夏人以五萬冦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壊七崖幾殺

敵而去又冦涇原衆至十萬大掠開遠堡蘭家堡得勝

隆徳寨范育累疏欲乗此進堡寨照定西而東至隆諾特

大城努扎巖叟深主育議衆議以為方移檄詰問夏人

未可遽作遂下詔約束育等及是夏人答所詰問猥以

十萬為𡽪少又没涇原之事不答然别無悖慢語乃議

令如初約遣使至熙州商量又議朝廷遣官諭育衆以

為誰可嚴叟曰樞密院編修官蔡駰可遂遣駰往初轍
與忠彥欲將七幾經毀之地皆與夏人嚴叟力爭曰遂
與則廹脅之計得行患將未已且損事體取輕敵人并
移簡呂大防大防答以當聚議及展圖議分畫大防曰
如此即不可彼來侵犯使將形勢要害去處分畫與彼
有傷事體卻將曾應經西賊侵犯去處一例廣行拘占
此亦不可欲如此約束衆以為允乃於畫一後入數句
云朝廷若曲從至此將來決難更有依徇使知此為確

然不易之意以絶覬覦無厭之心巖叟又請令駰就便點檢催促熈河路糧草五年之蓄大防等皆曰可蔡駰二十四日遣往熈河此據王巖叟繫年録如後七月二十七日本院宿齋食後聚都堂是日早先聚都堂定疆議智國勝如蘭州之形勝又胃腴地夏人之所必爭而蘇子由自為中司即論乞棄二堡及執政常執前意韓師朴在可否之間通遠軍之定西城熨斗平堡通西寨榆木坌堡西人皆欲就遂城下打量二十里為界而子由與師朴又以為當然而熈帥范育以為智國勝如二堡自用兵初得之今兩巡檢未嘗廢官而夏人妄以為邊臣緣議和旋修又朝廷從初文字但云通遠軍之定西城已北相照接連取直未嘗及熨斗平通西榆木坌堡而夏人乃欲并三堡直南北打界至遂將南逼通遠大路如其言則通遠一帶有難保之勢知邊事者莫不以為

然獨子由師朴直夏人語五月末夏賊五萬寇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崖嶢殺敵而去初不言數又寇涇原衆至十萬大掠開遠堡蘭家堡得勝隆德寨范育三疏請乘此進堡寨照定西而東至隆諾特大城努扎衆議以為方移檄詰問未可遽作至此詰回乃以十萬為步小又沒涇原之事不答然別無悖慢語乃議令如初約遣使者至熙州商量又議朝廷遣官諭旨熙帥衆以為誰可余應曰本院編修官蔡駰可遂遣駰子由師朴遂欲將七嶢經毀之地皆與之余力爭以為不可遂與則廹脅之計得行後患將未已且損事體取輕敵人又以簡開諷呂相呂相答曰明當平決既聚堂展圖呂公曰欲如此言即不得為西人曾來侵犯卻將形勢要害去處使行分畫有傷事體亦不得卻將曾應經西賊侵犯處一例廣行拘占衆以為允於畫一後入數句云朝廷若將來曲從至此決難更依徇使知此確然不易之意以絕覬覦無厭之心余又請令駰因便點檢催促熙河路

糧草五年之蓄二相皆曰可蘇轍議城努扎別見七年未與此不同當參考五月己未朔嚴叟云云當并考

乙酉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蘇軾言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覽傾瀝肝膽不為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寒而慄然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權要獲譴曖昧臣今來甘被分明之罪不願受曖昧之譴臣聞賈易欲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顏益巳

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
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
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慈採納施行而易揺惑
臺官安鼎楊畏並入文字以謂目邪之人眩惑朝廷乞
加考驗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
敢不行頼給事封駮諫官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
其私忿苟可以傾臣即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
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勔偶非其黨猶肯為陛下

腹心耳目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狀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冦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陛下指揮執政擘畫救濟非不丁寧而易等方欲行遣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黽勉行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懾服寧違二聖指揮莫違賈易意旨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為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不如今日令臣以親嫌善

去中外觀望於朝廷事體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乞出若前來早賜施行臣本不敢盡言只為累章不允計窮事廹須至盡述本心不敢有隱毫末伏望聖明察其至誠止是欲得外補即非無故論說是非特賜留中省覽以保全臣子不勝幸甚

丙戌以左班殿直楊晟臻為供備庫副使知誠州

丁亥户部言提舉出賣解鹽司年計出賣鹽一萬三千席準敕於前一年冬季内並赴池場請搬盡絶緣期限

甚促搬運不及詔改作前二年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三 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黃壽齡

謄錄監生臣朱起鳳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八月戊子朔知開封府范百禄轉對言三事其一曰臣伏惟二聖臨御以來朝廷清明海内乂安邊隅弭兵甽畝之間田里無狗吠之警耋老倪稚咸樂其生德之休明治古何遠原其所以誠由舉措施設率循祖

宗典故而然人無智愚莫不共知此說豈功美實何可
殫陳獨有視學之行缺而未舉臣伏見太祖皇帝建隆
元年正月是歲二月四年四月太宗皇帝端拱元年八
月淳化五年十一月真宗皇帝咸平二年七月皆幸國
子監仁宗皇帝天聖二年八月己卯幸國子監謁文宣
王名從臣升講堂令直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賜龜符
三品服恭惟祖宗隆儒師古躬化天下之意如此今陛
下天縱將聖日進於道光明緝熙體合自然聖學之積

可謂勤矣然方領矩步之士挾書觀光者四方萬里竭蹶而來遊於京師分處庠序未嘗一聞鑾輿之音而望屬車之塵意者陛下專事講筵游心經史而祖宗以來至天聖故事猶有未遑暇及者乎臣愚欲望陛下特詔有司檢舉祖宗視學故事以待萬機之暇而賜臨觀焉令者儒博士横經進說以示天下文明之化豈不盛哉伏惟聖慈留察恕其狂僭天下幸甚貼黄禮記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

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率事反命
注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
觀禮耳非為彼報也其二曰臣聞太祖皇帝建隆三年
詔自今每五日内殿起居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轉
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刑獄冤濫百姓疾苦
咸采訪以聞事有要切者許非時詣閤上章不得須候
次對既又命尚書省集官議其可行者則行之為民求
治之心可謂至矣真宗皇帝詔有司録轉對章疏一本

留中聽言擇善之意可謂勤矣祖宗之於轉對其勤且
至也如此今一歲之中視朝有數臣僚當轉對者每次
二員凡不過十餘人借使人悉知言言皆見用亦不過
十數事耳臣竊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固常有太
祖為民求治之心真宗聽言擇善之志然於此事今昔
有異心迹未侔補闕拾遺必在旁通於衆志博覽兼聽
未能全美於前聞臣雖甚愚切惜言路之未廣而惜人
情之恬默苟有所未聞積為蔽塞伏願陛下法堯之詢

於衆蹈舜之取諸人使四目盡明庶言必達則時政之得失可以周知朝廷之急務能無小補刑獄寃濫百姓疾苦必無壅於上聞而有裨於聖德矣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民之父母苟不周諮於人言則何以臻兹伏望宸慈詔執事審議轉對之制率由太祖真宗之舊章則天下幸甚其三曰臣伏以每歲四立及中央迎氣於四郊祀五帝配以五神國之大祠也古者天子皆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虔恭重事而導四時

之和氣焉周官大宗伯之職曰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此天子不親之而大宗伯攝行其事之明文也二漢以
來公卿迎氣四郊見於史冊後世去古寖遠鑾輿一出
兵衛扈從經費從之誠不可以數也然而因仍故事至
於今兹人情狃於苟安禮意怠於沿襲頹弊日積覩為
空文每四立季夏名曰大祀比之中祠其實不及吏部
所差三獻皆常參官其餘執事以至贊相之人皆班卑
品下不得視中祠行事者之例乃七月辛未立秋西郊

祀白帝與同日西方岳鎮海瀆之祭是也臣竊得之道聽以為岳瀆八牢而西郊止於四牢牆胙差殊審其如是而望誠忱感通帝神歆止不亦異乎乞下禮部與太常寺官講議其當而新之凡曰大祠宜以公卿攝事餘皆重其所使而必致其敬與禮焉庶或饗之以導致四時和氣詩曰昭事上帝又曰敬恭明神書之稱曰恤祀又曰毖祀其戒曰謂祭無益又曰瀆於祭祀蓋神必敬尊而不可慢祀宜謹恤而不可瀆也伏惟聖慈丁寧訓

飭而釐正則國之典祀於是乎嚴矣臣蒙國厚恩待罪
内史京師浩穰日恐不逮以煩吏議比來侍從獻替之
職荒落不修誠懼亡以報稱萬一今視朝轉對概循故
事臣之愚忠尚冀有益毫髮不敢空為文飾以應儀範
而已今所陳三事皆祖宗典故先王陳迹幸太學可以
美文明之化采衆言可以知天下之事嚴大祀可以臻
上神之祐而致四時之和惟是芻蕘不以賤廢庶幾塵
露或有補云　是日御史中丞趙君錫侍御史賈易奏

疏論前知樞密院安燾不可復用内降實封付三省燾前以母喪去位九月朔當除喪即告故也此據劉摯日記增入閏八月八日乃進呈同日又以趙君錫論秦觀疏付三省劉摯私志其事云初除觀為正字用君錫之薦既而賈易詆觀不檢之罪同日君錫亦有一章曰臣前薦觀以其有文學今始知其薄於行願寢前薦罷觀新命臣妄薦觀罪不敢逃也觀亦有狀辭免今日君錫之疏曰二十七日觀来見臣言賈御史之章云邪人在位引其黨類此意是

傾中丞也今賈之遺行如觀者甚多中丞何不急作一
章論賈則事可解觀之傾險如此乞下觀吏究治之緣
臣與賈易二十六日彈觀才一夕而觀盡得疏中意此
必有告之者朝廷之上不容如此觀訪臣既去是日晚
有王遹來蘇軾之親也自言軾遣見臣有二事其一則
言觀者公之所薦也今反如此其一則兩浙災傷如此
而賈易楊畏乃言傳者過當欲令朝廷考虛實朝廷從
其奏於是給事兩諫官論駁以謂當聽其賑卹不可先

以衆實之旨恐之夫臺諫之言不同如此中丞豈可不為一言臣以為觀與適皆挾軾之威勢逼臣言事欲離間風憲臣僚皆云姦惡乞屬吏施行夫君錫之薦觀也非本知觀也未拜中丞時觀多與王鞏游飲君錫在焉緣此習熟既為中丞鞏廹令薦之觀軾之客也故凡不喜軾者皆咎君錫及易至亦以君錫薦觀為非會觀有正字之除易率先一章君錫遂翻然首之首觀可也今日之章似乎太甚君錫與軾極相友善兼所傳言無他

禱請遽白之朋友之道缺矣不白之於義未有害也摯謂君錫深惜此舉議者以君錫為易所凌刼至於如此云

己丑三省進呈納后六禮儀制宰臣呂大防等奏曰昨蒙宣諭禮官等奏謂內有可行有不可行未審今來降出臣等裁定文字如何太皇太后曰卿等所定已是得中可行大防等曰昨曾詣及勘婚一事臣等尋於秘書省取索見行文字看詳多是民間俗禮恐國家大禮難

以盡依據莫若擇所繫至重者即田避其餘小有拘忌似可除去若太拘忌則恐近下臣僚家或有相當者而門閥不相稱尤為不便太皇太后曰然此非小事今若滅裂異時或致論議即追悔不及須當詳處昨卿等曾言欲於后族之家取索家狀近向家供到未有相當者高家諸女少得合相法者或有疾病未應采擇者亦乞早定議又云選后當以賢德為先不在姿質固知如此然亦似不思大凡人家女子養於閨閤賢與不賢人安

得悉知選擇之際惟見門閥與人物耳此事亦繫其人之福力可勝只如仁宗皇帝選納光顯日一入宮中便定當時亦不豫知其賢德後來母儀婦道輔佐功烈絶超今古雖是聖賢異禀亦由仁宗聖明福德之所招感豈人力也英宗初為潁王納妃揀選近八十餘家最後向太后入見英宗一見便稱許以今日事勢言之豈不由皇太后福厚所致大防等曰惟聖意裁擇早有定議不勝大幸太皇太后曰固夙夜在懷也　御史臺太常

寺言諸陪祀事官祀前七日赴尚書省辨色知班引百官至侍郎次兩省常侍以下次節度使至副率次御史臺官次侍從官次一品二品文官次禮直官引賛官分引執政官以上各就位掌涖誓戒如太常寺儀讀訖協律郎奉禮郎太祝郊社令太官令先退在位官皆再拜乃退從之　戸部言乞下陜西路轉運司將香藥鈔止得算給客人外其在任官員等及公使庫并其餘官司並不得假作名目算鈔如違並依官司以回易公使等

錢收買販賣鹽引法從之新無　又言河東路都轉運司奏請一路條敕有不以去官赦降原減條如本路州軍和糴糧草等諸縣典押書手作弊移減石束之類其犯人並依二稅條斷遣雖該赦降更不原免寧和橋窠坐兵士衷私差占役使並科違制私罪赦降去官不免如此太重並乞刪去該赦降去官不原免之文從之新無

太子太保致仕李端愿卒輟朝臨奠賻典加等贈開府儀同三司仍以旌舊為神道碑額端愿獻穆公主子好

交喜名所與游皆一時賢士大夫故慨然數論天下事晚得目疾聞時事有抵掌談說聽者忘倦蔡確母邈䭾事在八月二十四日　左朝議大夫王彭為刑部郎中　左朝請郎禮部郎中集賢校理崔公度為徐王府侍講　左朝請郎秘閣校理徐王府侍講喬執中為徐王府翊善　侍御史賈易言臣讀唐史見皇甫鎛姦邪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崔羣數言其不可用既而入對語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明皇初得姚

崇宋璟盧懷謹輔以道德蘇李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逺正士昵小人李林甫楊國忠恃寵用邪則天寶為亂世謂禄山自范陽起兵是治亂分時臣謂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邪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辭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惜乎如憲宗剛明猶且不悟卒相鎛以兆禍亂臣愚伏思忠臣不顧其身欲竭情盡智以安宗社而忠未必見信終以為無補可為慟哭臣於今日遭遇聖明擢臣於仇怨忌嫉棄捐之

中任以紀綱之地是臣效死報國之秋也然則何所顧避而不言乎又況豺狼當路將肆其毒以害忠良而啓危亂者臣雖朝彈暮黜死無所恨伏冀聖慈幸聽而加省焉謹按尚書右丞蘇轍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詖言殄行甚於蛇豕昔以制科名試而程文謂不應格仁宗顧其直言極諫之名不欲罷黜亦容濫進其後因與兄軾誹謗先帝放斥於外元祐之初例蒙湔滌擢任司諫是時亦嘗妄言浚治城壕發掘骸骨遍野及差官檢視漫

然無實方二聖開廣言路之初示天下以不諱幸免其罪任中書舍人日因呂陶扶邪觀望面欺同列罷左司諫轍當命辭則密召呂陶至西省示之相與出力謀為排陷正直之計人皆嫉之然其善為詭譎以諂交固黨至於用巧得為御史中丞於是肆其禍心無所忌憚所毀者皆睚眦之怨所譽者皆朋比之私以王覿為附蔡確則恨其嘗言蘇軾譏毀祖宗論者皆謂王覿任諫官日排擊衆邪因以擊確縝惇璪播在人口至今為美談

其言豐稷為非才則怒其草王鞏告辭斥言中執法轍言汝又上官均告辭止曰言事失當而不深詆之也論者皆謂稷之素履可為縉紳矜式博學可為士人師仰以范純禮為無所建明怨其封駮張耒不俟朝參先許供職以苟俸給之事論者皆謂純禮比舉深明朝廷典禮可使臣下廉敬無違此其挾私怨蔑公義之大略也間有觖其屬官使言者尤為非義不可悉數陝西地界識者皆知不與為是轍則助其蜀黨趙卨徼幸私己之

邪議力排憂國經遠之公言進擬張利一軍帥陛下察其不當許將力陳亦嘗爭之不得而轍則乘其同列不平之隙陰使秦觀王鞏往来奔走道達音吉出力以逐許將既而遂竊其位義士扼腕仁人切齒為其背君父而營姦利也知王鞏有罪而假託司馬光方欲擢用之辭褒薦之致誤陛下擢任旋復罷免則其欺罔之迹不攻自破矣其兄軾昔既立異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聊從竄斥以厭衆心軾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暨先

帝厭代軾則作詩自慶曰山寺歸来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書於揚州上方僧寺自後播於四方軾内不自安則又增以别詩二首换詩板於彼復倒其先後之句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從而語諸人曰我託人置田書報已成故作此詩且置田極小事何至野花啼鳥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畢人臣泣血號慕正劇軾以買田而欣躍如此其義安在謂此生無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説乎是可謂

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後於策題又形譏毁言者

固嘗論之及作吕大防左僕射麻制尤更悖慢其辭曰

民亦勞止庶臻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為之股慄夫以熙

寧元豐之政百官修職庶事興起其間不幸興利之臣

希冀功賞不無掊刻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於周厲王

之時民勞板蕩之詩刺其亂也軾之為人趨向狹促以

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昧遠圖効小信傷

大道其學本於戰國縱横之術真傾危之士也先朝行

免役則以差役為良法及陛下復行差法軾則以免役為便民至敢矯稱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羡錢盡買天下附郭良田以給役人向使朝廷輕信而行之則必召亂賴言事者排其謬妄聖明察見其傾邪故斥其說而不用也其在杭州務以暴横立威故決配税户顔章兄弟皆無罪之人令則漸蒙貸免矣既而專為姑息以邀小人之譽兼設欺弊以竊忠藎之名如累年災傷不過一二分軾則張大其言以甚於熈寧七八年之患彼年饑

饉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豈有更甚於此者又嘗建言以興修水利者皆為虛妄無實而自為奏請浚治西湖乞賜度牒賣錢雇役聞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鍤之類虐使捍江廂卒築為長隄於湖中以事遊觀於公私並無利害監司畏其彊無敢觸其鋒者況敢撿按其不法耶今既名還則盛引貪利小人相與倡言聖眷隆厚必求外補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軾轍之心必欲兄弟專國盡納蜀人分據要路復聚羣小俾害忠良不亦

懷險詖覆邦家之漸乎臣自被命以來數使人以甘言誘臣者或云軾深歎美恨相知之晚或云今之除授轍有力焉而臣之朴愚不喜詭隨不知為身謀故漠然未嘗荅也況蒙陛下天地大恩未能捐糜以報萬一嘗欲進忠若趍利論政若訴寃豈可見事虧聖德政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嘆息是臣負陛下也臣雖萬死無以塞責惟不顧禍患盡誠極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無所愧恨

也伏望聖慈覽觀用人得失所繫輕重赫然發於睿斷
特行斥免天下幸甚貼黄稱神宗以不世出之資勵精
求治追迹二帝三王之盛德樂與賢人君子共立太平
之基而聖覽髙明察知軾轍姦險用之必為天下患故
疎斥而不用兩人者相與誹怨無人臣禮先帝以其文
藝小才猶且生全之自元祐以来寖歷清顯盖非二聖
一旦尊寵之特異於先帝也臣固知有以誤陛下聰明
者今其邪心悖志見於事迹者如此尚可忍乎臣雖糜

爛咼鑊膏血鍖鎖不敢言也又稱軾轍不仁善謀姦利交結左右百巧多門臣區區賤愚激於忠義列其邪惡必有出力營救之者臣獨仰恃天日照臨無所回曲庶幾公義可申爾（此疏新舊録俱無據元祐章奏第一冊增入）易以戊子朔奏疏翌日太皇太后封付呂大防劉摯且諭令未得遍示三省官（此據呂大防家所藏詔札）

辛卯執政奏事罷大防摯獨留久之乃退（此據王巖叟繫年録）復封易疏進入（此據大防家所藏奏藁八月四日與摯同上劄子云臣等今日簾前面奉聖旨所有）

初二日降出貫易文字令實封進入今謹具同封進納 易先有別疏宰臣執政於延和殿簾前進具言易疏前後異同之語并簽貼元疏進入退復具奏曰易疏云比年以來登用二三執政物議洶然未以為當或巧宦詐忠徼倖苟合或齷齪取容自名寬厚又云雖莫敢為邪以害政又貼黃云自二聖臨御以來聖政日新公義日勝俊哲端良森布朝列臣詳易疏既云朝廷登用執政多非其人致物議洶然矣却云聖政日新公義日勝俊良滿朝伏緣聖政之要當

以用捨大臣為先若用執政不當則累聖政多矣何由有日新之說執政既不當則公義亦從而淪墜又何由有日勝之說執政既非其人則所進擬人材必非俊良矣又安得有森布朝列之効易疏云執政者巧官詐忠儌倖茍合又云莫敢為邪以害正其人既巧詐僥倖矣安得不為邪以害正既莫為邪以害政矣又安得有巧詐僥倖之說臣竊詳易疏前後異同自相矛盾大抵以朝廷今日政事為非且執法之官既知執政巧詐傾邪

自合明具封章指陳實狀論其過惡必擊去而後已豈有不立主名謬悠陳述而但乞朝廷謹擇而已既乞朝廷謹擇大臣則是止欲納忠於上無所干於有司而易疏貼黄却乞降付中書省易久在朝廷豈不知除用執政非三省所預所以然者其意蓋欲買直於人使聞之者不安其位而後行其私意臣竊知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嘗以十科薦之今羣失職之人皆在江淮莫不與今日執政為仇易實江淮之士來自東南今日之疏不

惟搖動朝廷政事亦陰以申羣怨之憤臣雖忘身犯怒為國去邪固不敢苟避怨仇為偷安之計然如此人與之同朝共事臣實難安伏望聖慈深賜詳察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賈易自淮東憲復除殿院此奏云易來自東南則此疏乃六年事當在八月一日以前今因劾蘇轍附見此奏按雜録第四冊有此奏不著姓名既非劉摯必呂大防也是此奏不指執政姓名故大防或摯有此論列後劾蘇轍太皇太后因以劾章付大防摯理勢政因如此然疑不敢著更須考詳

是日執政奏事罷蘇轍獨進曰昨見趙君錫章言臣兄軾交通言語事晚聞臣兄云實有此然非有所干求已居家待罪臣

兄所以知朝廷文字實縁臣退朝多與兄因語次遂及朝政臣非久亦當引咎請外已而大防摯留身稟昨封易疏宣諭曰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大防對曰易誠過當然若遽責降則恐言事臣僚不見因依定須論列今若早欲定疊不若并蘇軾兩罷為便可之仍曰易勿太優摯因奏言事官須審聽人言語次第易為人所使令兩罷甚平且可以息事容進入文字遂退摯謂易誠剛果敢言然自再名盛氣而至既至頗為羣衆以直臣許

之扶舁擡駕咻之以事而易横身任之殊不知彼咻之者各自伸其私耳曾不審擇之乎識者固已危之亦有以是忠告之者今果以忿峭言不中理而罷比年言路風采頽塌自易之至翕然聳人望輒不閲月不自謹重狥人而去殊可為深惜也軾高才使少循步驟誰能過之者夫知自貴蓋有道者之事古人所難也又謂易論軾𨻶皆掇拾舊事前後言事官嘗所論者軾雖無事然却有趙君錫所陳王適云云乃實迹故兩罷之

壬辰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蘇軾為龍圖閣學士知潁州侍御史賈易本官知廬州先是一日内降批付三省軾累乞外任可依所奏易言事失當可與外任也　是日輔臣聚都堂蘇轍道其兄軾意於吕大防劉摯聞昨既有旨與外任而諸公欲以南京處之固甚幸然王鞏在彼恐兩有未安與之友善必於公家有難為願得陳潁之類幸也乃同入文字以軾知潁州易知廬州奏失當事無文字實迹欲更帶出止作平除蘇頌云承旨罷

當除端明殿學士衆云今罷略有因依不若平去省事也乃復為龍圖閣學士既而軾熟狀畫可易狀批云可用早来降出鄭雍文字作施行葢熟狀云失當事無實迹故也雍言君錫前此徇人輙薦秦觀畏憚賈易又輙首之反復欺君士論所醜與王鞏款昵鞏去京趣詣船別鞏姦諛柔佞之人不足以執憲中司又言賈易剛狷酷烈挾私肆忿在臺惟務刼持上下要合己意昨除曾肇中書舍人臣等與君錫議欲同論奏君錫云韓維之

黜肇能封還有逆龍鱗之直按維執政多引親戚陛下
察見私徇令罷之肇何所補乃謂肇逆鱗葢肇與韓氏
連姻而易出韓氏門下故如此爾易大率所言多為韓
氏報私怨又臣昨論王孳不撿事訪聞朝行中書易必
不放孳孳云易必不敢葢易與孳嘗同燕游靡所不至
易果無一言乃言兩浙災傷乞加究實此皆私意使易
在朝必無安靖之理又鄱陽知縣梅昌宗訴易在梅州
問昌宗求婢不得擅抬昌宗其狀見在伏望斷自宸衷

特行譴逐　是日先以雍二狀并軾待罪章付三省翌日三省奏易事諭云恐無名罷去用鄭雍狀如何同奏云自來移改言事官内外差遣不必盡有罪名雍狀所論易事皆非大罪其論災傷自合如此其云出韓氏之門多為報仇酬恩亦無實迹至如言易曽買梅昌宗婢不得挾恨發其罪此又未經按實恐難用雍狀又曰向來臣僚累言須辨是非令無名責易又恐未是兼雍所言皆道著易罪劉摯奏曰必欲有名只依久來例用昨

日批旨云言事失當亦不妨可之呂大防曰既如此即廬州恐優蘇轍曰廬帶鈐轄太優兼聖諭欲辨正其罪委是好事摯謂轍所以云云蓋不知易所以忤旨別有故於轍亦自有妨礙遂欲重易之責曾不知嫌當避也又進雍論君錫太無執持見人道秦觀好便舉却見人言觀罪便首如此莫難住也呂大防曰欲別擬一差遣劉摯曰恐難用一諫官言便罷中丞進退亦繫朝廷事體傅堯俞曰莫少俟之君錫必與雍難共立須至陳乞

俟至時指揮可之退集都省擬易壽州而轍尚不肯簽以壽為優再三言之大防曰如此得也無與公有妨礙轍曰不過是曾言轍持容命告人之事爾摯以為轍蓋不知易有大軸也又豈不知易事連軾乎蘇賈之仇可駭久之轍乃肯簽壽州文字初六日事呂本中雜說賈易明叔雖號切直然論事甚偏視二蘇如深仇建中靖國間名至京師每謂人蘇軾若不去時陳衍須作內樞密使東萊公謂易曰二蘇某不敢知果如公言則宣仁為何等主邪易不能答東萊公本中父好問也因摯云蘇賈之仇可駭附注此易尋具中三省以州名犯父諱不敢冒居乃復改廬

州奏入畫可十一日事　翌日又諭輔臣以廬州帶鈐轄恐太優莫若只與壽州同奏父名在禮法當避而二郡地望相若鈐轄止是廵檢司兵甲賊盗又諭曰廬終是優只令往壽却不避父名可也退追易廬州敕而邸吏云已發因奏知候垂簾別議此宣諭在十二日今掇出聯書之　後兩日輔臣又禀易廬州事諭曰恐帶鈐轄再三開説自來多常調人知州見今是常調俞希旦兼難得去處又須移動乃可之既而御史楊畏虞策皆言易不當為廬州上

亦必欲改之易竟改宣州易改宣州在十六日癸卯今聯書之仍别見於癸卯日

蘇軾之末除潁州也上章自劾其章云軾章同鄭雍二狀以五日付三省蓋四日所上也合仍附五日臣今月三日見弟尚書右丞轍為臣言御史中丞趙君錫言秦觀來見君錫稱被賈易言觀私事及臣令親情王適往見君錫言臺諫等互論兩浙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乞賜推究臣愚惷無狀常不自揆竊懷憂國愛民之意自為小官即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

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即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自後兩次見君錫凡與言皆憂國愛民之事乞問君錫若有一句及私臣為罔上君錫尋有手簡謝臣其略云車騎臨過獲聞誨益諄諄開誘莫非師保之訓銘鏤肝肺何日忘之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絢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與之密熟

近於七月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却為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臣因問弟轍云汝既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衆人心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若不行即須羣起力爭喧瀆聖聽又弟轍因言秦觀為趙君錫薦舉得正字今又為賈易所言臣縁新自兩浙來親見水災實狀及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瑊及屬吏蘇堅等書皆

極言災傷之狀甚於臣所目見臣以此數次奏論雖蒙
聖恩極力拯救猶恐去熟日遠物力不足未免必致流
殍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官吏畏懼臺官更不敢實
言災傷致朝廷不復盡力救濟則億萬生齒更有溝壑
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因議論及之又實告以惡易所
言觀私事欲其力辭恩命以全進退即不知秦觀徃見
君錫更言何事又是日王適亦來見少事謁中丞臣知
適與君錫親自來容熟因令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

事中互論事中互論災傷公為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略無一言乎臣又語適說與君錫公所舉秦觀已為賈易言了此人文學議論過人宜為朝廷惜之臣所令王適與趙君錫言事及與秦觀所言止於此矣二人具在可覆按也臣本為見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不過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因客熟相知議論及之又欲以忠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謂觸忤君錫遂至於此此別無情理臣既備位從官弟轍以臣

是親兄又忝論思之地不免時時語及國事臣不合輙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時君錫與易又各先有章論軾題詩時章不降出軾初未知也易初二日大疏已論軾題詩事大疏惟大防摯見之轍亦未見既却封入後二章亦不出兩人既得旨與外任其日易又上章論秦觀王適事云臣近因秦觀除正字言其刻薄無行不可污辱文館翌日中丞趙君錫與臣言昨晡歸自臺中秦觀來見謝乃言賈侍御有文字言觀首云邪臣得位則引其類充滿於朝是

擊中丞也便請中丞却言賈易有罪與觀無異如此則事可解矣觀既去近晚有主簿王適來相看乃出蘇軾柬帖别紙云專令親情王適去相見希諒察其王適遂道蘇軾之言與秦觀之言不别君錫以為朝廷設風憲之任見小人濫進安得不言令以蘇軾氣勢頤指中丞與侍御史自相攻擊以眩惑人主取笑天下已具此論矣臣竊伏思念陛下擢臣使在言路必欲臣無所顧避為朝廷分别淑慝有如秦觀險薄無行所為不逞天下

莫不非之既見其侵長而臣獨畏蘇軾兄弟强愎故喋口咋舌不敢直言則是臣上負天日死有餘責及乎忠言一出則怒鋒如火直欲破臣為虀粉果使狡計得行孰不震懼雖甚姦惡賊害端良至於迷國滔天無復敢言者可不痛乎若臣有毫髪自為身謀豈肯犯觸巨猾以速謗禍邪伏惟二聖保佑忠良開廣言路至公無私鑒其邪枉特賜睿旨出趙君錫所奏與此疏付外考究庶俾枉直分明典刑不紊臣退入三泉死無所恨貼黄

蘇軾兄弟陰結擁律分布腹心伺察中外苟有與之少異者必能中傷摧辱故貪利小人競相趨附而秦觀狡獪尤甚當其鷹犬之寄同惡相濟謀害正直不顧國家利害朝廷得失以間諜趙君錫使與臣自相攻擊此一事驗之可察其底裏惟在聖明深念小人亂邦之戒特賜辨正天下幸甚編類章疏易奏以八月五日并令附本日章入不報君錫繼上兩章言賈易何罪易前此曾示臣一大疏攻彈蘇轍今不辨是非遽罷侍御史無以示天下至公又言臣

昨論於先帝上僊之初作詩喜幸乞正典刑及易劾軾
之罪不可使之外補事體至大並未蒙施行臣伏以前
日蔡確之事坐不言與救解自宰臣以下罷黜者凡八
人是朝廷深責臣子之背公死黨使天下明知無禮於
君者不可不急擊而必去之也今易憤軾之負恩悖逆
首行彈劾而言纔出口反蒙貶逐豈非與前行事大相
違戾乎蓋蔡確無禮於太皇與軾無禮於先帝其罪一
也豈可確則流竄遐荒軾則一切不問太皇不行此事

将何以教天下之為母者也皇帝不行此事将何以教天下之為子者也有臣懷悖逆之心形容於言辭如此而朝廷不能亟正其罪将何以教天下之為臣者也伏望二聖質以近事早賜睿斷以解釋天下之非議　又狀中三省乞敷奏面請降出易章明作行遣後二日内降君錫兩章付三省并諫議大夫鄭雍右正言姚勔論君錫各一章雍論君錫傾邪柔佞風節不立供職之初即言百僚見執政官謁禁蓋向來宰臣欲求自便故設

此禁君錫觀望言此衆目為趕客中丞在臺中惟持兩可昨朝廷方用臣言按王鞏不檢事君錫與鞏盃酒相從獨不言鞏仍詣船別之望斷自宸衷竄逐以警在位

又論賈易以為君錫弱易彊君錫薦秦觀既除正字易彈秦觀無行不可以污文館君錫即自劾蓋出於易劫持也　勔論君錫本無風節偶置從班昵近少年追遊戚里昨除中憲内外駭聞及領職以來雷同低昂無所建明稱觀才美既極薦論及屬官有言旋行陳首取

搖翻覆貽笑多士　翌日輔臣奏事延和殿次至臺諫交章蘇轍進曰伏見趙君錫狀言與賈易各論臣兄軾作詩事臣問兄軾云實有此詩然自有因依乙丑年三月六日在南京聞裕陵遺制成服後蒙恩許居常州既南去至揚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寺門外道傍見十數父老說話內一人合掌加額曰聞道好箇少年官家臣兄見有此言中心實喜又無可語者遂作二韻詩記之於寺壁如此而已今君錫等加誣以為大惡兼日月相

遠其遺制豈是山寺歸來所聞之語伏望聖慈體察今日進呈君錫等文字臣不敢與遂先下殿既進稟諭君錫莫須罷中丞相公懲莫且要朝廷事寧貼君錫少持守無所言軾事怎生行得此與蔡確事全别無確自以姦邪為惡昨恐官家奈何此人不得久遠為朝廷大患故貶之其作詩亦是小事劉摯曰君錫舊為吏部侍郎欲令還舊官君錫却實是端人但此事首尾思慮不至諭曰亦深知君錫好人只被賈易所使自家執守在甚

處還他舊官甚好呂大防曰軾詩亦須取軾一文狀諭曰莫不銷摯曰此事不可便已朝廷須要做箇行遣他日未免人指點令可令軾分晰因依可之退以君錫帶舊待制為吏部代李之純尹開封開封范百禄還翰林兼侍讀之純百禄具熟狀進入奏以進呈日逺故取畫遂得畫可　摯謂君錫與二蘇友善非一日忽為此舉又不能量事可否制其要害而去取失宜誠為賈易逼持反招諫官所詆而罷深可惜也然諫官之論公邪私

邪意其必有所在矣二蘇雖剛喜自用然要之自上即位首拔擢意實向正又其文學如此挺然毅氣足以推姦禦亂可謂善類小有偏處不過喜引儇子此等可略也而掇拾不已殊不以久遠事為意坐快邪黨可為深惜已而內降軾章辨題詩事曰臣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

服了當迤邐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有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途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

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决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輙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又一狀云被旨分析已具劄子奏入乞降付三省已上皆初八日

事宋朝要録右正言姚勔諫議大夫鄭雍言其雷同詆昻風節不立也初賈易論蘇軾題詩怨謗君錫亦相繼論之太皇太后不悅諭三省曰君錫全無執守呂大防曰誠如聖諭大抵賈易強君錫弱為所劫持也

後四日因輔臣奏賈易換廬州事不許呂大防曰諫官

猶以丞雜之罷為輕聖意以為如何諭曰相公執政道如何對曰臣等謂如此行遣已是酌中諭曰如此儘得也劉摯曰外議亦以為平穩然臣有愚意伏見蘇軾趙君錫賈易鄭雍輩皆是善人端士忠於朝廷陛下擢用至此他日得力可用之人今來却自相攻殘徒快小人之意臣深惜之此數人望太皇官家保全愛養以待異日任使況今日人才難得切望留意太皇闢自相攻殘之語笑曰只為是他遞不肯省事大防曰聞今日二諫

官上殿必及君錫事緣無顯罪止為秦觀事無執守爾望以此止其說可之　賜專切措置荆湖北路邊事朝奉郎直龍圖閣唐義問銀絹一百匹兩以渠陽貫保罷戍護領居民出漢無虞也實録係辛卯日嫌與貫易事相亂移入此紹聖元年九月十六日追責　詔令御史臺候至元祐十年有臣僚父母亡歿無故十年不葬之人即依條彈奏及令吏部候今來限滿點檢得尚有違條不葬父母品官即未得與關陞磨勘如失點檢亦許御史臺奏　工部言陝府虢解州

縣人户納免夫梢錢乞今後並許展限至六月終納足從之實錄係壬辰日嫌與蘇軾事相亂移入此